



人文学丛书

主编 栾 栋

# 玄响寻踪

魏晋玄言诗研究

何光顺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人文学丛书

主编 栾 栋

# 玄响寻踪

## 魏晋玄言诗研究

何光顺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何光顺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12

(人文学丛书·第一辑)

ISBN 978 - 7 - 5668 - 0005 - 3

I. ①玄… II. ①何… III. ①玄言诗—诗歌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 227.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8072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21. 125

字 数：346 千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

定 价：39. 00 元

---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承担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51026)，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 总序

栾 栋

克服“单面人”生产和突破“块垒式”教学，探索宽基础、大口径、深层次培养通识通才的途径，是世界所有高校的重大难题，也是广东省建设文教大省不可回避的关隘之一。近几年我们以省重点扶持学科比较文学为依托，进行了集约性融通的尝试，一系列成果聚焦于“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2008年底，我们以此为题，获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立项，一个融通人文学科的核心实践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拉开序幕。

何谓人文学？从学科脉络上讲，她是研究文史哲互根的学问；从学术本质上看，她是求索中西学融会的艺术；从学理辐射而论，她是探讨教科文贯通的方略。我们将之作为文学化感通变的“核心加速器”，从“比较文化视野”多向度运作，以推动中外语言文学的通化性研究。这是我们创新团队数十年的精心设计，是我校长期师资建设和学术积累的集成绽放，是我校比较文学在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授权点配套后的新拓展，尤其是我校作为省属涉外型重点大学对“明德尚行，学贯中西”校训的认真践履。

“人文学中心”是广东省文科基地重点项目建设的一个工作站。本中心面向海内外招聘学术带头人和教研骨干，大力推动国内外同行间的多向交流。旨在打破近代以来人文领域分科治学人为分界的局限，同时坚守合理的规则，以具有长远规划、长期积累和趋向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实施，带动人文主干学科多面建设。

从省文科基地已经完成的“人文学研究”成果和全校人文力量的整合情况来看，以“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为题，全面推进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效率日益加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人为学校、全省和全国高教界践履这一历史使命的努力正在稳步付诸实施。

本团队积极进行中外语言文学的教研改革，力求在人文学探索上有较大的突破，把中心建成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的综合平台，努力实现省内领先、国内出色的目标，扩大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增强实力，协调运作，承担对本学科发展具有中长期导向作用的重大课题，使中心成为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文史哲通化研究的资料中心。

“人文学丛书”是“人文学中心”建设的一个信息窗口，她将本项目的水平标高展现给社会。“人文学丛书”也是“文学通化研究”的一个交流平台，她把本团队融贯文史哲和勾兑中西学的成败利钝呈现出来，与学界同仁共同品鉴。这套丛书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文学原理与方法探要，其二是中外文史通义问题求索，其三是中外文学通化现象研究。毋庸讳言，这样一套丛书的编著，连同上述“人文学中心”建设的重大任务，都属于既“吃螃蟹”也“尝蜘蛛”的艰险行为。但是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迫使我们斗胆进取，面对国际教科文演变的一道难题，中国的人文学者总得交出自己的答卷。

“人文学丛书”第一辑收入十部著作，其一是陈桐生教授的《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在中外文学研究中诗文是大板块。源头探索亟待突破，上游研究尤需透解。我在《诗语思通释》讲稿中谈过自己的浅见，原语见原诗，散字出散文，散语是酵母，神话是前身。中国散文的源头在散语，其风气之先当属神话。神话是散语，散语是散文的前奏。散文在三代发轫，春秋跃如，战国辉煌，几近诸体大备。春秋至战国间散文如何变化？春秋散文与战国散文如何衔接？学界较多地描述了显见文本，但是对内在的深层关联发掘不够，因而对二者之间的起承转合缺乏吃紧处的勾连。陈教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已有十多部关于先秦两汉文史思想的学术著作问世。此次推出的《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是其先秦文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概念是陈教授首揭首

倡，从中传达出的人文学术变迁理论发人深思。在散文学源头最能看到散文乃至广义文科演进的关键性转折。《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可谓既观衢路又照隙隙的力作。

按著作内容的时代顺序排列，第二本是孙雪霞副教授的《比较视野中的〈庄子〉神话研究》。作者对神话的界说耐人寻味。她称“神话是一种成就某些深远意义的让信众们信以为真并产生期许或向往的叙事”。“神话在《庄子》中‘不成体系’，以‘交界线’与‘块茎’的样态在场。”“神人之神采、畸人之神奇、异人之神秘，共同构成了《庄子》生气盎然之神话世界。具体而言，有于喁相随、六合祥和、以无观有、物我启蔽、始源浑然等几个向度。”作者在世界神话史的大背景中审度《庄子》神话的价值，将之视作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并存的最鲜活的例子。同时也以《庄子》神话反观西方神话，语涉中外，笔走龙蛇，多向比较，新见风发，其眼光、才气和胆魄都有超乎惯常思维之处，为人文学研究系列增加了一个新品种。

何国平教授的《山水诗前史——从〈古诗十九首〉到玄言诗审美经验的变迁》，李祥伟副教授的《走向“经典”之路——〈古诗十九首〉阐释史研究》，何光顺副教授的《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是一组颇见功力的学术成果。“古诗十九首”如何成为经典？玄言缘何富于诗意？“山水诗前史”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审美经验？三位作者从不同视角探幽览胜，为这些问题找出了很有深意的答案。这三部专著都涉及两汉魏晋的思想文化、历史、逻辑、诗歌、玄思，纵横交织，五彩错杂，这些形同万花筒一般的变化，经三位作者的苦心经营，擘画出了文史发展的大脉络，让读者享受到情在词外、状溢目前的生动诗学解读。

路成文教授的《咏物文学与时代精神之关系研究——以唐宋牡丹审美文化与文学为个案》是以唐宋牡丹玩赏及相关文学艺术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人爱花，花解语，“物色之动，心亦摇矣”。路教授于诗词研究有年，文史造诣不菲，熟谙咏物，雅人深致，目往还，心吐纳，情有赠，兴如答，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情感七始，化动八风”的优美画卷。进而言之，他通过人与牡丹的审美关系，发掘出了中国牡丹文化的花情结，阐明了社会、文史、自然（花卉）之间的美意识，时代风俗从花前月下流衍，人文大旨因姹紫嫣红增色。

#### 4 玄响寻踪

刘小平教授的《有根的文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取样》是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元素的学术专著。徐真华和张弛主编的《20世纪法国小说的“存在”观照》，是对百年来法国小说的哲理性解读。“有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存在”的20世纪法国小说，都让人领略到世界的开放和文学的交汇，都让人明了地球村的鸡犬之声相闻，都让人感悟到人文学的形之上下互动。小说，以及广义的文化，都进入了盘根错节的新时代，都遇到了新的文史通义的挑战。

马利红副教授的《法国副文学学派研究》，是人文学丛书的一个亮点。她为本丛书提供了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另一种视角。La paralittérature 被法中两国学界通解为副文学，马利红根据栾栋教授关于辟文辟学辟思的新文学理论，不仅对这个学派作了深入的解析和全新的界定，而且给予了多方面的阐扬和跨文化的救助。具体而言，哀其局限，救其弊端，解其困惑，助其超越。可以说，作者给进退维谷的副文学学派打开了四通八达的衢路，副文学及其学派从此有了辟文学的前途和可通化的期盼。

张静博士的《借光诗学——马利坦诗学研究》是对法国哲学家和神学理论家马利坦诗学的专题研究。在现代社会各种理论气势磅礴而传统宗教江河日下的大背景下，信仰危机非常尖锐地摆在人类面前。马利坦是西方为数不多的大神学家，他在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思索社会的变化和人类的未来。其神化诗学集中体现了这样的神学宗旨。我国对马利坦的研究还处于评介阶段，擘肌入理的研讨尚不多见。张静博士在这方面用功甚勤，不论是资料收集，还是学术解析，都做出了相当的成绩。她非宗教信徒，读者可以从其客观的评述中感受到马利坦及其研究者的人文深衷。

上述十种论著从不同角度阐发了人文学的一些大方面。表面上看，这些著作云行雨施，各有所专，与建设人文学中心的主旨若即若离，实际上它们都很贴近人文学思想的大主题，每部专著都从治学理路上体现了“文史哲互根”的思想，从学术格局上追求“中西学融通”的大端。细心的读者可以从每本书的字里行间看到历史与人文的磨砺，看到思想和逻辑的扭结，看到学问与学科的切磋。这些都预示着人文学在起根发苗。

这套丛书的主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栾栋教授，他是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



设——比较文化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的首席科学家。该丛书的总策划是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

人文学丛书的出版刚开了一个头，人文学中心建设的四个创新团队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第二辑（十部书稿）的撰写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准备另一个系列——“人文学译丛”的出版工作。此外，人文学学术走出去的思路也在酝酿中。对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人文学者而言，人文学中心建设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人文学研究未有穷期。

2010年10月19日

于广州白云山麓

## 自序

黄侃云“五十始著书”，这是一种敬畏和虔诚。愚尚未臻天命之年，却要面对自己即将出版的文字，不禁有临深履薄之叹。博士毕业已近六载春秋，我仍不太愿出书，即因于此。然书稿终将刊行，我只能在这里叙说些正文内尚未阐尽的理念，以弥补所阙而已。

本书主题为“玄响寻踪”，主要致力于在历史、世界、人生的幽邃处寻找精神的隐秘故乡。何谓“玄响”？《说文》：“玄，幽远也。”《玉篇》：“玄，妙也。”《广韵》：“玄，寂也。”玄响，即谓幽远、玄妙、寂静之音。“玄”形虚性寂故近“天”，《释名》：“天，又谓之玄。”玄、天微妙难知而近“道”。故天、玄、道常并称。“玄响”即重在标明“究天人之际”的“言说”，我们对这种言说“踪迹”的追寻，就是为了逼近“大音希声”、“道不可言”的无言之沉默。

副题为“魏晋玄言诗研究”，玄言诗的“言”，以“玄”为修饰，暗示玄言诗的语言并非日常言谈，而是最接近“道”的“道言”。玄言诗的“玄言”，以“诗”为旨归，明示我们走向“道”的“言”只能是“诗”。这似乎暗契海德格尔式的思索——“诗的本质是语言，语言的本质是诗”。

我们研究玄言诗，就是要从历史中走过的为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诗人”的具体行迹中寻找他们曾经执著的精神故园。因此，结构虽然看似庞大，然而，万川归海，却都在时代、诗人、作品、读者、活动、纷争、差异……中指向文学的终极性主题“回乡”，回归生命的家园。

人类已经为离乡和回乡作出了太多太多的诠释。我只想寻找这诠释的秘密以领悟生存的真意。人是大地上的漫游者，作为历史记忆和承担的主体，“我”在“他乡”又如何寻得那在“别处”的故园，而实际是更远的“他乡”？“我”在不断走向“他乡”而成为“异乡者”。“我非我”岂不是人生永远迷惑的主题？

因此，我们的离乡漂泊，就不是无目的的漫游，而是因为有所寻求，就是“我非我”的绝对“他性”的寻找。儒家将这“他性”实在化为“德，功，言”。道家却将其虚化为“无何有之乡”。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超世的，前者是当下的，后者是未来的，作为有限而又智慧的诗人走的或许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道。

诗人就是大地上的漫游者，就是立足于此在的乡土，而永远面向梦幻、他人和存在之真的行吟者。魏晋玄言诗人就是这样一群游子，他们深深理解了人的现世此在的“异乡”状态而渴望“回乡”，回归“道”的家园。他们追寻先代圣哲对于“玄道”的吟唱，为我们唱出了生命当下的异化，而当朝向未来的回归。

魏晋玄言诗人的“生命自觉”，就是在王纲解纽，士人独立，在冲破政治闭锁空间以在山水、亭园、寺庙的开放空间中实现的。这种因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独立所赢获的开放空间为他们打造一种中国传统稀有的“文化人格”创造了条件，魏晋诗人遂成为后代人们钦羡的“名士”范本，他们的风姿、风神、风采、风华、风貌、风格，遂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一个极具魅力的“形象品牌”，从而深远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魏晋玄言诗人打造了“身体”的“形象”，而又超越了这“象”，他们在“以玄对山水”中领悟了“山水以形媚道”的“精神”和“气韵”。或许，他们的玄言诗篇并不见得比传统的抒情诗篇卓越，然而，他们最大的超越，就在于超越了两汉以前太过注重“身体”、太过注重“现实”的“中国传统”，从而让中国文学获得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虚静”与“空灵”。作为人的和艺术的超越性形象，我们还敢提出哪个时代来和这个时代媲美？

然而，魏晋诗人又非完全凌空蹈虚的，以儒家的“仁”缔造“此岸”的伦理，以道家的“道”缔造“彼岸”的伦理，就构成了魏晋文学中伦理精神的双重维度。我始终认为：人性只有指向神性，世俗的爱只有指向神圣的爱，才可能实现这个社会的伦理奠基。“道”就是爱的象征性起点，从而也是伦理生活的起点，人只有回溯“道”的故乡才能发现自己的位置，从而确定走向神圣的路。魏晋诗人在执著于那永远不能被人唱出的“道”之歌吟中，最终有了“言不尽意”……

道不可言，言不尽意，魏晋诗人着意于言道，着意于以象喻道，这又

是何等的困境？魏晋诗人的勇气即在于，明知不可言而尝试言，以在“可言”与“不可言”间寻找那逼近秘密的崎岖的路。魏晋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时代，遗落人间俗务，而以其追踪远代“玄响”的热情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的“歌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确定这样一个选题，就是因为被魏晋这批热情又冷静、狂歌又低吟、风流又落魄、高蹈又沉沦的玄谈名士和玄音戾天所吸引；而这种吸引是和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着“庄子”研究所引发的持久的玄学趣味有着密切关系的。老庄的“玄趣”在世人看来无疑是远离人间的，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游于人间而又超越人间的。

因着《庄子》，我得以继续追踪《老子》和《周易》，而“易”、“老”、“庄”就是魏晋人合称的“三玄”，是魏晋“玄响”的隐秘渊源和思想土壤。魏晋玄言诗就是以“三玄”为旗帜的思想运动和文学运动结合的产物。在本书中，笔者尝试探讨了以下相关问题或命题：

追溯玄言诗的远源，突破了视玄言诗为“老庄义疏”的陈说，指出玄言诗是玄学思维突破和超越通感思维的艺术结晶；提出魏晋“三极文化结构”的重要命题，突破了那种遵循地主—农民、剥削者—被剥削者的简单二元划分方法，指出了魏晋时代的独特性就在于皇权、世族和平民鼎立的三极文化结构；分析了魏晋玄言诗学与传统抒情诗学的差异，突破了传统诗学“情感—表现”与“道德—讽谏”的双层结构模式，指出了玄言诗学所具有的“玄道—体悟”的形上超越向度。

总体说来，本书是在对玄言诗研究的学术史进行认真梳理和回顾的基础上，尽量吸收相关研究成果，以期望另辟蹊径，期望从魏晋时代由于世族文化崛起而改变了传统两极文化结构的角度来诠释玄学及玄言诗现象，从而对玄言诗的价值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论述。不敢云发前人所未发，亦不敢说自成一家，然而务必做到视野开远，将所关涉论题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观照下，以尽量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个案融通，这始终是笔者的用意所在。

何光顺

2011年10月31日

于广州白云山麓

# 目 录

总 序（栾 栋） /1

自 序 /1

引 论 /1

第一节 玄言诗研究史回顾 /6

第二节 选题意义与创见 /19

第三节 基本研究方法 /25

第一章 玄言诗的先声 /29

第一节 什么是玄言诗 /30

第二节 《易经》时代：玄言诗的萌芽 /35

第三节 文化理性化时代：玄言诗的生成 /39

第四节 文化神学化时代：玄言诗的发展 /44

第二章 魏晋世族文化 /49

第一节 历史逻辑运动中的魏晋时代精神 /51

第二节 世族文化的兴起 /72

第三节 正始玄学与玄言诗 /89

第三章 玄言诗人群落 /97

第一节 诗人的盛会 /99

第二节 玄言诗人的义利观 /113

第三节 权力中的诗人 /120

## 2 玄响寻踪

### 第四节 哲人对抗诗人 /133

## 第四章 玄言诗文本阐释 /143

### 第一节 得意忘言——玄言诗的个体化言说 /145

### 第二节 诗可以群——玄言诗的社会品格 /164

### 第三节 天人之际——玄言诗的意指所归 /184

## 第五章 玄言诗的余波 /206

### 第一节 走向田园的陶渊明诗 /208

### 第二节 面向山水的谢灵运诗 /220

### 第三节 回归宗教的僧侣诗 /228

## 第六章 玄言诗读者群落 /238

### 第一节 玄言诗读者变迁轨迹 /240

### 第二节 玄言诗读者群落变化原因探析 /248

### 第三节 呼唤新的玄言诗读者 /256

## 第七章 诗学精神的突破 /259

### 第一节 传统诗学精神的通变 /261

### 第二节 异域诗学精神的渗透 /274

### 第三节 玄言诗的诗学精神特质 /293

## 余论 什么？诗？ /303

## 参考文献 /315

## 后 记 /324

# 引 论

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庄子《齐物论》

《尚书·舜典》：“诗言志。”《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即心意志向的外化而为语言，此乃抒情诗之传统。“志之所之”，可谓关键，“所之”，所到达。诗即体现着由“志”到“言”的“意向性”生成过程。然而，这“志”究竟为“个体”之志，抑或为“群体”之志，却并不明确。同时，无论其为群体的，抑或为个体的，都似乎表征着人类文明的一种主体化心态。后人领悟到最初的诗或最原始的诗，并非是“人”的独语，而是“人”与“世界”的“应和”。于是，《诗纬·含神雾》有云：“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亦云：“诗者，民之性情也。”《艺概》通而言之：“诗为天人之合。”“诗”挣脱了“主体”的自是和独大心态，指向了天地人神的感应，指向了宇宙间众语喧哗的应和酬唱。

刘勰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同样抛弃了单纯从人类主体角度规定诗之意义的狭隘取向。“持人情性”，便标明着“内”与“外”的响应，“我”与“他”的对话。“持”，乃是某种平衡、抑制、约束，这意味着“诗”乃是“自我”情感志向的“向他”而“化”，诗是“我”的言说，却又照应着“他”的存在，从而不可让“我”的情性无限度地扰乱“他人”的“世界”，这正是《毛诗序》所谓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这里已隐含着诗不仅是“自律”的，亦同样是需要“他律”的。在面向他者中，诗成为指向更宏大人文境域和天地境界的超越性存在。

庄子借南郭子綦之口说：“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此亦指出了“诗”之三重境界：所谓“人籁”者，人文之音，有我之境也；所谓“地籁”者，自然之音，无我之境也；所谓“天籁”者，天人感应的和声，是我非我，非我是我之化境也。最高境界的“天籁”之“诗”超越了功利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而化出了一种天人感应的和声境界。天籁就是最本真的诗，是真情的自然流溢，是心灵与语言的动态物语。《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一部《庄子》书写的就是这种法天贵真的精诚之情。

追寻“天籁”的“歌者”，中国历代不乏其人。《易经》在始源画符



中歌唱出了天健坤顺、阴阳和谐的秘密。老子在“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的辨析中指向了文明机制硬块化背后的非现成化的因缘。屈原在“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的“天问”中，表达了天人对话何以可能的困惑。庄子在从“有待”走向“无待”的路上，摒弃了文明的疆域化偏执，而呈现出万物不断向他在化去的缘域化境。如果说这些都还仅仅是在个体化的吟唱中逼近“天籁”，在追问“神圣”，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两代，却出现了中国诗史上罕见的“群体性”的试图逼近“天籁”的那一群诗人的歌唱。

这些诗人和这些歌唱，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玄言诗人”和“玄言诗”。这些诗人的玄言诗作水平参差不齐，但在期待从传统的抒情化和主体化的文学走向新时代的宇宙化的天籁的文学方向上，却颇为一致。嵇康是这些诗人中出现较早的一个，如其《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诗人从“兰圃”、“华山”、“平皋”、“长川”的游历，指向了“我”和“物”、“心源”和“太玄”交流、对话和酬唱，并最终从“可言”引向“不可言”的“独一”之诗的追求。嵇康可谓魏晋时代倾情于人文与自然、个体与玄道关系之吟唱的较早的诗人之一。

继其踵者，有孙楚、何劭、陆机、顾秘、陆云、张载、张协、闾丘冲、曹摅、潘尼、棘腆、刘琨、李充、郭璞、温峤、庾阐、张骏、江逌、卢谡、王胡之、郗超、曹毗、张翼、许询、王羲之、孙绰、孙放、王献之、谢安、谢万、孙统、孙嗣、郗昙、庾友、庾蕴、曹茂之、华茂、桓伟、袁峤之、王玄之、王凝之、谢道韞、王肃之、王徽之、王涣之、王彬之、王蕴之、王丰之、魏滂、谢绎、徐丰之、曹华、王彪之、王嘉、苻朗、殷仲文、刘毅、刘程之、王乔之、张野、王齐之、湛方生、王康琚等六十余人。

在绵延近两百年的玄言诗创作中，这批诗人不能说都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是失败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大多失败的原因倒不在于他们忘记了倾听“天籁”，反而在于他们太想唱出那不能“言说”的“独一”